

媳

第一名 財法二乙 詹翔淪

00. 名

陽光明媚，春光正好。

伴隨花香的徐風輕拂過孩童們的臉頰，暖洋洋的，帶起了他們的笑眼，歡笑聲盈溢了整個院子。

「我叫葉雲舒！『寵辱不驚，閒看庭前花開花落；去留無意，漫隨天外雲卷雲舒。』的雲舒！父親說，要我做個能視寵辱如花開花落般平常；又視名利去留如雲卷雲舒般，淡泊名利的人！」

「你又叫什麼名字！」

「我叫清川……祖父希望我可以向清澈的流川一樣，為人正直、清明……」

廂房內的男人，透過窗，觀察著孩子們的互動，臉上的笑意愈發藏不住，止不住的覺得他們可愛。

「間兒，妳看，那是葉大人的嫡長女和傅大人的庶子。」

一旁的姑娘，只是斜眼睨了下，便轉頭又磨起了墨。烏黑鋥亮的墨，倒映出她精緻卻冷漠又淡然的面龐，驀地，墨潭蕩起了淺淡漣漪，破壞了原有的清冷美感。

花間提起墨條，輕置於一旁，又為男人鋪上宣紙，溫聲道「墨磨好了。」

男人卻不理會，示意她也過來看看那些好動、嬉鬧的孩童們。

「他們方才在討論家中長輩命名的由來和期許，想當初我們剛認識時，」

「也是如此……。」男人似是想到了些什麼，在話間頓了下，後又多了些懊悔、猶疑。

「嗯。」花間對他的話未做出任何特別反應，只是替男人虛掩了點窗，又

表達自己還有事要忙，便轉身離去。

龔說的目光跟隨著她，一同遠去，直至那抹身影完完全全沒入偏殿之中，才默默收回。他的眼神是專注而深情的，卻不自覺的帶上了一點悲涼與哀戚。像是回應他的心境，喧鬧的孩童們不知是被誰請走了又或是被家中長輩所帶出了府，喧嘩聲也漸漸遠離，變得特別寧靜，只偶爾傳來偏殿的人雜聲與鍋盆聲。他對自己感到有些生氣，覺得自己方才說錯了話。自覺嘴笨，偏生提起了當年。

|

那年的龔說還是個七、八歲的稚童，而花間也才六歲。

作為嫡長子的他跟隨著父親拜訪花家，奇珍異寶見得不少，對於花家內飾毫不感到稀奇，可目不斜視的他，卻一眼瞧見了在花家庭院摘樹葉的女童。

龔大人發現龔說的目光，便笑了起來，『那可是花大人的嫡女，阿說可不是……一眼就喜歡上了吧？眼睛都不帶轉的！哈哈！』

龔大人雖是文仕出生，笑聲卻爽朗的像個久經沙場、不修邊幅的武將。他打趣著自家兒子直白過頭的目光，更是對龔說羞紅的耳尖幾番嘲笑。

龔說辯駁著自己沒有，但羞惱的語氣倒是一點說服力都沒有。

龔大人一臉不信，只是一邊狂笑一邊揚言要跟花大人好好敘舊再替他說幾句媒言，要他自己去找個地方待著，還有別欺負人家小姑娘。

龔說嘟囔著才不會，並踏上去灶房的路上，想要點糕點來吃吃。

只是奇怪的哨聲響起，不合時宜的打斷了他的念頭。

說是哨聲卻又不大像，更不是笛簫所發出來的聲響，他有些好奇的往聲源走去，當即改變了原定行程。

一眾銅綠假山造景後，是方才那個女童。

女童吹著葉笛，森綠色的葉被她抵著，傳出幽幽音響。龔說第一次看人吹響葉笛，不由驚呼，沒曾想笛奏聲也跟著顫抖了下。

她往後退了幾步，稚嫩的臉上寫滿了戒備，那片被她當作樂器的葉子，也被她的緊戒給捏得皺巴。

「莫要驚慌，在下龔說，今日隨父親前來拜訪府上。」
「……是龔尚書府上的大少爺？」奶音裡夾雜著遲疑，眉間依然高聳，像是山壑一般隱匿著不安。

「是。」他語氣裡帶著點歉意，微微彎下身問道，「阿說方才聽父親說起，您是將軍府嫡出長女。阿說斗膽請問，小姐芳名？」

女童並未完全放下警戒心，只是直了直背脊，端正了自己的儀態，至少不再像一隻受驚後、炸毛的小野貓。

「花間。」

「見多識廣的見，但字是間隔的間。」

龔說舒展眉頭，聲音輕柔地道「巧了。在下也是。龔說，喜悅的悅，字卻是「未見君子，憂心惓惓；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『說』。」的說。」

「……間兒曾在《詩經》上看過此詩。」

「是嗎？那花大人教予小姐的，可真多呢。」

花間並沒有回話，只是沈默，略帶侷促的捏了捏衣角，有些不曉得該說些什麼。龔說也不惱，只一個勁地想話題。

「那小姐的葉笛也是花大人教的嗎？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「花大人居然還會葉笛呢？」

「……父親說，戰場上帶不起華貴又沈重的樂器，獨有葉片隨處可摘、攜帶方便。心頭的陰霾，能藉由葉笛一掃而空；心底的思念，又能藉葉笛吹向遠方。」

「那小姐能否像花大人一般，教予阿說如何吹響葉笛呢？」

|

「噗……。」龔說的回憶被自己的笑聲給打斷。一想起當年花間要演示一番如何演奏葉笛時，卻突然發現手中的葉笛早已被自己捏得破爛不成形，那幅難得窘迫的模樣，便覺得好笑。

他一邊回憶當年，一邊在院裡找起了合適的葉子。

「葉片以新鮮、飽滿的綠葉為佳，至於大小並不重要。」

龔說便在矮樹邊，挑了片極小，甚至不及他半掌大小的葉，但勝在它青綠鮮活。

他拍了拍上頭的灰土，又拿起衣角擦了擦，確保上面也沒有什麼小蟲後，便上了嘴。

「葉面壓住上唇，下唇輕扶即可。」

「切記，指腹不得壓過了葉的上圍，否則葉片回彈過小，導致發不出迴響，吹出的聲音自然就不好聽了。」

龔說壓住葉片呼出氣，又調動著氣息，或濃厚或淺薄。

葉笛的聲音是幽美又空靈的，他奏著〈陌上桑〉，卻僅吹奏了兩句，只到「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為羅敷。」便放了下來。可惜曲調未盡，他心緒已然亂作一團，自奏不出羅敷的優美，亦奏不出她的直快。

羅敷究竟生得如何呢？究竟是何樣的美人呢？他想。

「少爺，您在做什麼？」花間剛從偏殿走出，便見龔說徘徊院中，還以葉為笛，吹起了〈陌上桑〉。

少女手裡端著藥，分明是面無表情的樣子，但龔說卻能從中讀出一絲不解。他看著她，唇間擒上笑意，心底總有聲音在訴說：羅敷定如閨兒一般的，脊背筆直，面容清冷端莊，自信裡帶著溫柔……

「出來看看罷了。」

「也該進屋了。」

花間本想提醒龔說，他身子不好不宜在外吹風。可對方都自己提起回房了，她便不再多言，甚至自然地走在了前頭。

龔說看著花間隨著步伐晃動的玉簪，有些難忍。

見識多廣的見……，多麼地諷刺啊？

將她禁錮在這方天地的，不是誰，正是他。

若不是他生了這病，而花家又剛巧殞落，她又怎會依母親八字之言，囚困在這小小的府邸裡。

……失去遨遊四海、闖蕩江湖，見識一切的機會。

就這麼，輕易地。

一輩子都和一個藥罐子，綁在了一起。

他苦苦笑著，恨不得將幾時前碎嘴的自己，給狠狠掐死。即便他知道，那個人根本不會當回事，但他還是止不住地為她難過。

他趕上她的步伐，並沒有將愁容帶回殿中，只是關上房門，將愁意關在門外，對她又是笑臉相迎的模樣。

院中。

自他手中掉落的葉，一如當年，皺折不堪，不再鮮綠，又多了幾道深色脈紋。

風，輕輕一刮，它便失了蹤。
似要將當年還美滿、健康的他們帶走，藏在天地一隅間，讓他們再也找不著，一輩子皆困在這宅中。

……

01. 病情

龔說發現花間的髮絲沉浸了水裡，大抵是方才低頭呼喚他時，給落進的。
「妳的頭髮……」龔說指著盆笑道。

花間低頭，便看見了裡頭浮動的黑絲，淡定地將盆往下托了托，讓髮絲離了水，又把盆抬起。並秉持著禮儀，說要給少爺換盆水。

「不用。」

「這樣就好了。」

「盆妳放著，去整理整理儀表罷。」
「否則等會母親又得說些什麼了，妳也不好受。」

花間只道好，便拿起本該給少爺梳頭的玉梳，重新打理了起來。龔說見此，忍俊不禁，這若是被母親見著了，肯定又得說她不知禮數，對主子不敬了。可偏偏，這是龔說給寵的，他就喜歡看花間這般自在的模樣。

他們自幼便相熟。

當年的她還是花將軍嫡長女，而他是龔尚書嫡長子，二人間的千係不說好，只得說很不錯。

公正刻板的花間，偶爾會在他面前露出無奈縱容的神情，甚至會對他露出得體卻鮮活的微笑。

這麼一想，他已經很久沒在她面上看見笑容了。

自何時開始？似乎是从花家被告判亂的案子起……。

當朝皇帝似乎特別忌諱武官，即使花家的忠堅是全天下皆有目共睹的。想

必是前朝帶來的影響罷。

說句大逆不道的話。若不是保皇派花家的武抗，今日坐上這天子之位的可能還不是他呢，就連這國姓……大抵也不姓黎罷。

花家一案，並未花多少心力，皇帝只花一月有餘的時間，並拍案定罪，欲誅盡九族。花間自當是受刑對象之一，只是皇上看在皇后的面子，還有花家這世世代代的功勞，寬恕了花間的刑度，讓龔家買了花間回府「沖喜」。

那年花間不過九歲，就成了他的「陪讀」。說是陪讀，她在母親的眼裏，一切只為他的病症，和她合適的八字。買回來做沖喜的童養媳罷了。母親認為，花間未來要做妻妾，自得提早熟悉事務。所以一切與「少爺」有關的事，都得由她把持。

直白的說，花間做的就是貼身丫鬟的活。

龔說自覺對不起花間，只覺自己害了她，可他又說不出比進入龔府還更好的出路了。似是正如母親所言，花間真的是三生有幸，才能遇上龔家。

只是龔說，還是不忍予此……。

「少爺，梳頭。」

龔說聞聲，便走了過來，坐在鏡台前，目不轉睛地看著裡頭的一雙人影。這些年，他的愧疚瘋狂滋養著，他加倍地想對她好，但她卻認為主僕有別。只是在他的懇求下，偶爾會在私下對他多了些隨意，像回到無知的孩童時期。

心裡苦澀，但龔說面上倒是一點不顯。他總不想讓她發覺他的心思。

「咳嗯……。」

花間感覺龔說好像顫動了下。替他倒了杯熱茶，輕拍幾下他的背，想為他順氣。

「我沒事的。間兒，妳忙妳的罷。」

他總是在替她著想。花間想到。

「開點窗罷，許是房裡的塵灰多了，才犯的咳疾。」她繼續替龔說梳髮。將他的髮，束至頭頂，帶上小冠，最後再於髮冠之間橫插上玉笄。

「少爺服完藥後，便去向夫人請安罷。等會便讓椿葉她們來清掃一番，大抵需要些時辰，少爺便於夫人那稍做休息，寒暄幾番。您也好久沒與夫人好好聊聊了。若是夫人見了您，必定喜不自勝。」她端上藥碗，遞到龔說跟前。

端起藥碗，龔說一飲而盡，並玩笑道，「妳倒是急迫，成天就想著趕我走。」
「並非如此，只是正巧罷了。恰巧前些日子您的病情穩定了些，幾月前沒盡的禮數，自當要補回來的。何況出門走走，是有助於您的身體健康的。」花間平靜的說道，便要收起他的碗匙。

龔說收回了拿碗的手，自顧自地拿了塊布，擦起了碗緣的藥漬。

「無礙，母親想然不會責怪我的，畢竟她對我疼愛有加，定捨不得對我唸叨。」

「那是夫人以為您身體承受不住的，好嗎？」花間搶過碗，幽幽吐槽。心底埋怨龔說真是太不厚道，絲毫沒有一絲知覺。

「哈哈，我知道了，我這就離開去找母親罷。」似是覺得，激得花間有了情緒，是件值得開心的事情。不由寵溺地笑了兩聲，又摸了摸花間的頭，只不過理所應當地被拍了開來。便踏出門，離開了廂房。

說是前去請安，可這日子早已日上三竿，就連面東的長廊，都有一半照不見日光了。這便是龔說這個「不知禮數」之人的日常。

其實自他出生以來，便疾病纏身，四五歲時，甚至幾乎天天不得床，終日發熱，即使在炙熱難耐的大暑，他手腳依舊冷冰。

可七、八歲時，又奇蹟般地不曾犯過一場病。所有人都以為是佛祖顯了靈，治好他一身的病痛，而他更愛上自己沒有病痛干擾的健康身子。

偏偏自十歲後，他的疾症又復了發，身體是一天比一天差，偶爾又會連著一月都臥在床榻上，即使服了藥也不見得有所好轉。這樣的他，自是沒法日日向家中長輩請安的，還只得由母親親自前來探望他。

「咳嗯……咳咳咳嗯……。」

龔說捏著袖口，止不住的咳了起來。肺部的搔癢，喉間的哽噎，還有不欲痛快咳出、只一個勁地憋在口中的執念，一切都使得情況惡化。

龔說只是不想咳出聲音，引得他人的擔憂。沒曾想，沈悶的壓抑使他引發過度的咳症，氣息不順，還來不及換氣致使呼吸困難。他整個人踉蹌地撞上一

旁的木牆，發出了巨大的聲響，嚇著了附近的下人們。

「少爺！」

這聲躁動，引起了廂房內人們的注意，花間奪門而出，一眼便瞧見一丈外，過分痛苦而蜷縮成一團的龔說。是因原先屋裡頭移動床榻、桌凳的聲音太大，而龔說的咳聲又隱晦不明，她才沒能一時間發現不對。

「去準備些熱茶還有蜂蜜，並將偏殿的房間整理一番，以最快的速度！也別忘了叫上陸大夫！」她命令幾個附近的丫鬟後，便快步上前。她左手捏住龔說的下顎，輕輕抬起，右手扶著他的肩，利用肘部施力，將他的脊背挺直。

「喉頸與背脊打直，呈一直線狀。」她要求龔說挺胸抬頭，即使咳嗽使他不由得彎曲身體，但她會撐著他的脊背不讓他彎下。花間接過了其他僕役端來的溫水，並兌上了些許蜂蜜，攪勻後，要求龔說小口喝下。

花間的方法果真奏效，龔說的咳疾明顯輕緩了不少，只是偶爾還會咳個幾聲。她待龔說緩了過來，便要扶著龔前往偏殿。

「咳……我可以自己走的，間兒……咳咳。」

花間的表情寫著不信，堅持要他將手跨在她身上，自己摟著他的腰，共同前行。龔說無可奈何，只得依了她的意。即使龔說病弱，但他也是個八尺高的成年男人，對於花間一個瘦弱的女子，多少有些負擔。他們便一路步履蹣跚地走去了偏殿。

陸大夫早已等候多時，一來便對龔說進行了新的問診、脈診，而花間更趁此時去通告龔夫人和煲梨茶。

龔夫人是個感性人，待花間煲完茶回來時，龔夫人已然淚流滿面。

「大夫啊……我們阿說……？」

「夫人不必擔心，許是天氣轉變所致，開些對應的藥方即可。只是少爺仍需一些安寧，身子子也會相對不躁動些。不如我和花姑娘先去外頭聊新藥方，而夫人您先喂少爺喝些梨茶？這梨茶剛煲好時，最為潤喉潤肺了，利於止咳，可減輕體內乾燥，減緩不適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那勞煩陸大夫跟花間這丫頭講講了。」

陸成仁引著花間來到廂房外說話，實實在在的關上房門後，還刻意離了廂房幾米遠。

「花姑娘，這龔少爺的病情……怕又是加重了。」花間對此並未多言，她早有所感，這幾日龔說夜咳的次數明顯激增。倒說不上是由天氣轉變所帶來的，由春轉夏的氣溫，倒比由秋轉冬來的合適。畢竟既不落雨，也不濕冷，更不起風，冷暖適宜。晝夜溫感亦相差不大，一年到頭又有多少個這樣的好時節？

「等會我會開上新藥方，不過這回苦杏仁與麻黃的量會更重些。即使入了夏，仍要注意少爺別吹了風，要是與寒症併發……，總之也注意保暖。」

「間兒知曉了，這新藥方還麻煩陸大夫了。」

「無事，只是……方才替少爺把了脈，情況不甚樂觀……，近來要更加注意，稍有變動都一定得向我聯繫。」

02. 新藥方

陸成仁交代完，便向龔夫人告退，龔夫人大抵以為龔說只是普通的風寒所致，並無大礙，樂呵呵地向陸大夫告別。

花間並未向龔夫人透露龔說目前的明確狀況，只是隱晦地說了幾句，同陸

大夫一樣，深怕龔夫人又承受不住，暈了過去。

龔夫人並未在龔說房裡多待，要龔說好生休息，便離去找龔尚書了，打算好好向他說龔說的新病情。而花間正備著新的藥料，要讓下人們煎一服新藥。

「間兒。」龔說的聲音裡帶著點沙啞，許是方才咳嗽不止所致。

「先喝口水罷。」花間替龔說倒了杯熱茶，遞給了他，要他慢慢啜飲，潤喉。

「這次……。」

「這次病情又重了些，陸大夫給你開了新藥方，原先最苦的那味藥，如今又加重了分量。」龔說還未說上幾句話，便又被花間搶了答。

「那……。」

「我會替您備著蜜餞，待您服用完藥湯，可即時止苦。」

「那還真是感謝了。」

龔說哭笑不得，即使多年間他日日用藥，仍吃不了一點苦。每回吃完藥，不是要吃點蜂蜜就是含塊蜜餞，才能解解嘴中的澀氣。這不是，花間都能準確預測他要些什麼了。

「應當的。」

「只是原以為是房裡塵灰過多，沒曾想是病症惡化了，若是早些發現，今日便……。」

「莫要這樣說，若是早點發現，我還不得早日吃上這次的苦藥了？間兒妳千萬不要自我怪罪，我這身子本就如此，怎能說是妳的錯？所以無需自責。」

這回換龔說打斷了花間，他最看不得她自我愧疚的模樣了。對他來說，她願意在這裡照料他，對他而言已是莫大的幸運了。所以他不想，他不想讓她沈浸在無意義的內疚中。

只是花間並未回話，也無從知曉她是否將這番話給聽進了心裡。

「少爺，該吃藥了。藥應當煎好了，我去拿來。」花間算了算時辰，起身要離去。

「好，當心燙手。」他提醒道。

小灶房設在偏殿旁，比起龔說原先住的廂房，這裡要近得許多。不一會，花間便端了藥湯回來。

「少爺。」藥湯還有些燙，花間便對著那碗藥湯，輕輕地吹著氣。龔說坐

起身，只是還未拿起花間手裡的白瓷碗，就一股藥氣迎鼻而來。他皺了皺眉有些遲疑，他怕苦，而這碗……聞著就不是一般的苦。

他掐著鼻，接過瓷碗。即使有些燙嘴，還是一口氣飲完了藥湯，龔說吐著舌，一臉蒼白。「咳，間兒，這藥……」

花間眼疾手快地拿了塊蜜餞，直塞進龔說的嘴裡。

龔說沒法細品口中的蜜餞，現下的他，只想趕緊把嘴裡的苦味給驅散，試著轉移注意力地問道，「今天的藥，可真的太苦了，苦得我眼睛都張不開了，直掉眼淚。」

花間又端上人參茶給龔說，一邊說道，「無礙，間兒沒有看見您掉眼淚，形象依舊威風不改。」

「只是苦了熬藥的人了，聽說連熬藥時間著都覺得刺鼻，那人面目異常猙獰。每熬半炷香的時長，就得去外頭吸兩口新鮮空氣。」

「所以少爺您已經做得很好了。」

「噗呵……。」龔說聽著花間這比主人還像主人的語氣，不由得笑了出來，

知曉她在安慰自己，但聽著莫名的像是長輩在表揚孩童。「看來我又給你們添了麻煩呀。」龔說微微皺著眉，話裡帶著抱歉。

「有點，但還好。」花間其實有些嫌棄，但她還是護短地道，「他們領了銀錢，為主做事，本就應當。更何況遇見你這般會為下人思慮的主子，別提有多幸運了。」

「要是您聽見有人說你閒話，我去請示夫人把他趕出龔府。」龔說看著一邊收拾一邊蹙眉的花間，流露出一抹微笑。這便是他為何說花間是個溫柔的人，只是她的表達很笨拙而已。

花間一轉頭，便看見自顧自笑著龔說，不由更加嫌棄。「又在笑什麼？」「沒有，只是覺得間兒可愛。」話說的纏綿，但一根筋的花間還以為他在竊笑自己，「如是藥喝的不夠，我便再去煎一服給少爺。」

「不用、不用、不用，瞎說什麼呢。」

「這藥雖然好，但也不得多服呀！何況，我也沒事罷！」花間這話可說是威脅的很到位了，看給龔說嚇得，他光是想到方才聞見的藥味就忍不住地想吐。

「沒事就好，少做點奇怪的。」

「不然我可喊陸大夫來了。」

「椿葉姐，花姑娘對少爺這番言論，未免也太……。」一個新來的婢女，對大丫鬟椿葉問道。看來是在龔府裡待的時日不長，尚不曉得其中干係。「噓，切勿多言。那可是花姑娘，是未來要當龔府少夫人的人。」

「啊？可是……花姑娘不是罪臣之女嗎？做個通房都……。」

「住嘴！主人的事豈是妳我能議論的！再多說也莫怪妳嘴裡的那塊軟肉，被割了下來！」

「只須記住花姑娘是龔府未來少夫人，僅此而已！」

「還不快去幹自己的活！」

那三等丫鬟被椿葉的嚴厲給嚇住了，第一次見平日溫和的椿葉發怒，踉踉蹌蹌的離開。椿葉則在後頭皺眉，打算讓管事的調動調動，讓那丫鬟變動活動範圍。

像這種不會看臉色還會妄議主子的下人，可不適合在主子前頭晃悠。她思量著。

……

03. 背德

「老爺啊……我們阿說……。」龔夫人埋在男人的懷裡啜泣。房裡除了夫人的抽噎聲，再無聲響，二人雙雙陷入沈默。

即便花間和陸大夫不告訴她，龔說的病情加重，她也能猜到。

龔說出生那年，他們便請天師算過。只言……活不過弱冠。

而今，龔說已然二十有一，早過了命數之年

「老爺，是不是該如那算命的說的，趕緊讓那丫頭嫁給阿說沖喜？只要那丫頭嫁給了阿說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吧？就如當年那樣！」龔夫人急切說道，男人的領衿被她抓得，已然皺得不成形。

但男人身體仍舊板正，他緊擁著龔夫人，讓她不要擔心，只是那兀自顫抖的聲調，出賣了他的淡定。「當年……當年的事莫要再提。」

「老爺！」

「夫人，龔家已經很對不起花家了……。」

「可我們把她帶回來，不就是為了……！」

「可將花間嫁給阿說！本就是害了那姑娘！」

龔尚書怒斥著，連懷裡的龔夫人都不由得抖了抖。龔夫人的眼淚便落得更兇了，她驚慌地從男人懷中撐起身體，握拳垂著他的胸膛。

「可、可是阿說怎麼辦？」

「阿說能活到今日不全是偷來的！再多偷一點又有何妨！」

「難不成，難不成，您忍心看我們的孩兒，飽受病痛之苦嗎！」

龔尚書只是看著龔夫人抽動地泣不成聲，人顯得有些魂不守舍。他已經很對不起他的摯友了，他還要再對不起他的女兒嗎？這條錯路要一步錯、步步錯地走到盡頭嗎？

「阿說啊……我的阿說啊啊啊啊！」

龔夫人的潰堤聲迴響在整間屋裡，餘音繞樑，震得龔尚書耳朵生疼，而心更疼。

龔尚書推開龔夫人的依偎，獨自站了起來，只放任龔夫人一直哭泣，自己在房裡踱步徘徊，深皺眉頭思忖著什麼。

他當年毀了一整個花家，如今，還要毀了他們最後的獨苗嗎？

每回午夜夢裡，他總會看見被斬首的花將軍、花夫人，那些被流放的僕婢，還有一臉稚嫩的花間，他們向他索命、叫囂，他總在夜裡驚醒。

一想起當年京城風起，而花府空無一人，人人避之不及的模樣……。

可這都是為了阿說……。

龔尚書一咬下唇，似是下定了什麼決心。他走至書案前，自桌底下的暗格，取出一對檀木塊。

「拿去罷……。」

「這是當年天師給得那對檀木塊……。」

龔夫人一見那檀木塊，便瘋癲般衝上前來奪了過去，「太好了，有了這個我們阿說可有救了，阿說、阿說、阿說……！」

龔尚書看著龔夫人胡亂的擦著臉上的淚，衝出房門要她的貼身丫環去找木工師傅，要對方按著龔說和花間的樣子刻成木偶。又胡亂的要請裁縫上門，又說要開始準備納徵。

龔尚書看著龔夫人胡忙亂跑的模樣，雙掌覆眼，遮住面前的景象。他背靠木椅，喟嘆出聲。

「實在對不住了……將軍大人。」他在心裡唸著不要怪罪他的孩子和夫人，死後他必定會獨自還債，下地獄，永世不再超生。要討，就討他的命罷。

他搞著眼，卻攔不住眼底的濕意。滾燙的淚像地獄裡的油鍋，滑落在硬朗的面龐上，異常灼烈、刺疼。

……

04. 沖喜

幾日過去，龔說的身體明顯轉良，甚至得以下床走走。「這陸大夫開的藥，果真是好，這次好的可不是一般的快。」龔說如是說道。身體的輕盈感，讓他說話時語調都不由自主地上揚。誰聽了都會說聲，少爺今日興致極好。

「阿說、花丫頭，快來！」

「娘親給你們帶來了好消息和好物件！」

龔夫人提著裙擺就跨過了門檻，姿態匆忙，不似平時那位，將端莊篆刻進骨子裡頭的貴婦。她帶來了個精美木盒，上頭還繫著紅色絲綢，看著特別喜慶。

「母親，小心些，莫要摔著了。」龔說提醒道。

龔夫人小心翼翼地將盒蓋打開。龔說和花間看清裡頭後，不由一愣。裡頭是一雙木偶，各自穿著絲綢喜服，照款式可分辨出一男一女。

「快看這個，阿說！」

「母親……這是？」

「這可是用當年求福得來的檀木，雕刻而成，專為你們二人而製。」
 「母親和父親將祝福都含在裡頭了，連日子都幫你定好了，就在小雪那日，你們就可以成婚啦！」

「到時帶上這對木人，沾沾喜氣，天師說可以滋養你的身體呢。」

龔說見花間已經拿起了木人，觀賞了起來，連忙問道，「母親，怎麼這麼突然就說要成親了……先不說提親，我們對一切皆尚不知情，是否有些操之過急？」

「怎麼會操之過急！這日子可是特別選好的，就這日子特別吉利，而且花丫頭的婚服早就開始裁製了！」龔夫人輕拍了下龔說的肩要他放下心來，並無什麼好擔心的，連大大小小事務她都處理的妥當。

「間兒？」顯然，龔說有些不可置信，想向花間確認是否屬實。而她微微點頭，表示確有此事。龔說有些頭疼，覺得花間必然是覺得一切都是應當的，他令花間到外頭去拿些果棗和糕點來，自己想和龔夫人好好聊聊。

待花間離去後，龔說便開口詢問，「母親，您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「阿說，這不就是成婚沖……。」

「不需要！母親，我不需要間兒嫁給我替我沖喜。」

「可你現在的身子最需要的就是福氣了！花間那丫頭八字硬，與你的命格正適切！」

「可你問過她的意見、問過我的意見嗎？」

「她的意見重要嗎？」

龔說未曾想，她溫柔的母親會說出這樣一句殘忍的話，在他的印象裡，龔夫人一向是敦厚待人，即便面對做錯事的下人也會溫柔有禮。但好像，一切只要扯上花間，他母親就什麼都不一樣了，變得尖銳，變得無情。

在龔說愣神之際，龔夫人又繼續道，「她就是被我們買下的，你忘了嗎？」

「所有人都知道叛亂的花家，最後的殘枝是我們龔家的童養媳，不是嗎？」

「被變賣給世家的貴女，就不再是貴女了，這些道理你應當都明白的罷？」

「而這些年來，龔家待她好，不就是為了這刻嗎？」

「所以，她有什麼好出意見的？」

「至少，也要她成了少夫人，在這個府邸，才有說話的餘地。」

又是這番話，又是一樣的無法辯駁，顯得他一切的說詞都很蒼白，龔說只得沈默。

龔夫人拿起繡帕擦了擦眼角，也無法再多言什麼，只是嘆了聲氣，便離去了。

花間待龔夫人走遠，才進了院裡，她放下茶點，又拿起兩個小木人把玩，「夫人說的其實有道理，所以您不必每次都為我出頭。更何況，我也明白我自己的用處，也願意替你沖喜承災。」

龔說一把搶過那兩個小木人，小聲地說，「我就是不喜歡妳像這樣什麼都無所謂的樣子，況且和我成了親，就真的一輩子綁在了一起……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龔說摩挲著木人，迴避她的問題。

龔說覺得自己很可恥。嘴上說著拒絕，可內心裡的他又是那麼喜歡她，在聽到成親的那刻，喜悅便恣意地生長。可他卑劣的喜歡，只能藏在心底深處，因為他是將她困在這方天地的牢籠，不配真正的說愛她。

「不過，成親那日，正巧遇上我的生辰。」

花間不解，從龔說手中輕輕抽走那兩個小木人，好好收著，打算等成親當日再拿出來。

只是這一抽，便讓龔說發現了木偶的喜服下好像還有些什麼，他有些疑惑，卻並未放在心上，只任由花間拿走。

「是碰上間兒的生辰了。」

「那，我可得先給間兒過上生辰，以免那日給忙忘了。」

「吃碗長壽麵便好了，沒什麼好過的。」花間隨口道。

「你總是這樣。這樣吧，妳幫我找些木頭來，還有刻刀。母親送的這木人倒是給了我靈感，我也給你刻一個，可好？」龔說以前臥病在床的時候，便常常雕些小玩意打發時間。他想，在成親前夕刻好，應不是問題。

花間將木盒蓋好，放在櫃上，只留了句「隨您。」便又做起了活。

這幾月間，龔說日日都在籌備婚宴和削刻木人。他按著和手掌差不多的大小做的，他正思忖著要不要給木人裁幾套衣服。像那對穿著喜服的木人一樣。思及此，龔說記得那對木人也是差不多手掌的大小，他便摸出早時收到櫃裡的木人，掀開上頭的喜服，想給自己做的木人穿上。

一掀開，龔說便看見二個木人的身上刻著些什麼，仔細一瞧，是他們二人的八字，底下還刻著陰陽兩魚。

他突然想到，以前曾在書上看到的內容。陰陽八卦圖，似是不得亂刻的。他皺緊眉，將木人放回盒裡。

又到書房裡找那本書，可他早已忘了那本書的名字，只能一本一本地翻。他花了兩日的時間，才翻見那本藍色封皮的書。

可他越是深讀，面色就越是蒼白。

指尖顫抖，心中寒意驟起——書上記載的內容，竟與那木人……如出一轍。

……

05. 生辰

這幾日，龔說的身體特出奇地好，別說臥榻不起，連個咳嗽都沒有。而今夜便是他和花間約好的成親前夕，恰好也是花間生辰的前夕。他一如他所言的，刻好了一雙木偶，一個是他，一個是她。

「間兒，妳來了呀。來，乖乖坐好。」

「這是做什麼？」花間疑惑。桌上是龔說放的三個木盤，每個木盤上都覆著大木盒，大小還有所不一。

「妳先選一個。」

「這個、這個，還是這個？」龔說笑得彎起眉眼，他調皮地指了指每個木盒，最後花間選定了中間的木盒，他卻故作沉痛惋惜，「答錯了！是這個！」他掀開最左的木盒，那是一碗長壽麵。

那長壽麵，肉眼可見的熱氣騰騰，上頭還有裊裊白煙。花間接過筷子，攝起一條麵條，對著光源瞧了瞧，又輕輕嗅聞後才放進嘴裡。看著她試探性的動

作，龔說哭笑不得。

「間兒妳實在是太過分了，雖然是我端出的長壽麵，但妳這麼正大光明的懷疑麵條有沒有熟，是不是太不給面子了。」

花間吃了一口發現無恙後，又吃了幾口，待完全吞嚥，才說道，「以前有次您連燒個熱水，都能把水燒沒。這次沒聽人說起哪個鍋糊了，間兒這次擔心您這次連水都沒燒開，這麵自然也怕是生的。」

龔說苦笑，「這也不是我煮的呀。」

「那也難怪。」說罷，花間便又吃上了碗裡的麵。花間看到這碗麵時，便猜到這並非出於龔說之手了。

其一，這麵體軟嫩富有彈性，必定是新桿的麵條。而麵條間厚薄一致，更是順長，絕不可能是龔說這個大少爺能做出的。再說，這香葷在入鍋前，還特別煎得金黃還帶有麻油的香氣，哪是龔說能想到的。

按他的認知，長壽麵大抵是將準備好的食料全都放入一鍋裡煮好罷。

「這是母親特別煮給妳的，她知曉明日是你生辰後，便親自下廚煮了這碗長壽麵，還要我們早些吃完，早些休息。」

「妳看，母親只是有些不善言辭而已。」

龔說看著淨空的麵碗，笑得柔情，「好吃嗎？」

「嗯，夫人的手藝不減當年，與那年的長壽麵別無二致。」花間指尖滑過碗緣，心裡憶起了剛來到龔家的那年，也就是花家落敗的那年。龔夫人也是親手下了廚，為她做了一碗長壽麵，甚至那時還與她坐在一起，最後還擁她入睡。是個不可多得的夜晚。

只是花間不曉得的是，不論是今晚的長壽麵，還是那年的長壽麵，都只是龔夫人愧疚心作祟的產物罷了。

「真好，明年……我也想嚐嚐母親的手藝。」

只是不曉得還有沒有機會就是了。龔說將這句話埋在心底。

「快，吃完長壽麵了，間兒快選下一個盒子。」花間淡定的打開了右手邊的盒子，裡頭是一對小人，正是那日龔說答應的木偶。木偶的五官不如龔夫人拿來的精緻，也沒那麼有份量，但削的圓潤，把玩起來的手感還是不錯的。龔說拿出從檀木木偶上拆下來的喜服，給他做的木偶穿了上去。「間兒妳看，大

小正合適。」

花間也覺得可愛，便想給自己的木人穿上喜服。只可惜被龔說打斷，示意她還有一個盒子沒有拆開。花間打開後，發現裡頭是一隻木簪別著紅色絲綢，很雅致的款式。

「這是我用剩餘的木材所做，間兒要不要試試？」龔說隨手將木偶們收入木盒中，就挽起花間的頭髮想要盤盤看。

花間自己拆下原先配戴的玉簪，青絲如瀑布飛流而下，激起了茉莉的清香，至歸於平靜。她熟練的盤了個單螺髻。

單股辮梳成的螺髻，俐落又大氣，木簪上的紅綢，垂落在花間的耳邊，與她似雪的肌膚形成鮮豔的對比。就好比，雪夜裡的紅梅，堅韌又清高，不染塵埃，卻令人心折其中。

「好看嗎？間兒。」龔說伸手提起那抹紅綢，心底的愛意在喧囂著，特別想衝破桎梏吻向她，可這見不得光的愛，最後皆止於他的手中，那被緊緊捏著的紅綢上。

他甚至自私地想著，想親手替她摘下那抹艷紅。

「嗯，還不錯。」那就是喜歡了。

「妳能喜歡那就太好了。要是明日妳能戴上，那就更好了。」

「胡鬧，婚宴上有婚宴的規矩，何況這可是龔家，可輪不到這麼樸素的木簪。」即使繫了紅綢也不行。」

龔說無奈，表明只是說笑罷了。二人間又打趣了下，龔說便以明日成婚應當早睡的理由，塞上木盒催促花間離去。

待花間回到自己的房裡後，才發覺剛才走得太急，帶錯了木盒子，拿到了明日要上廳堂的那對，穿著喜服的木人。

花間只想，明日早起時，再讓椿葉帶去廳堂中擺著。便洗漱睡下了。

她並未上心。

卻不曉得，這看似平常的錯帶，會為今後覆上沈重的喪布。

……

06. 囍

龔說一襲紅袍，坐姿筆挺嚴肅，戰戰兢兢地。今日是他與花間的大婚日子，本就由紅木所造的紅樓添上了更多的艷紅，越發喜慶。就連這冬日的冷氣，都被驅散了不少。

龔說捏著衣襖，有些緊張。但又有些期待，期待那平日裡總穿著最樸素衣裝的女孩，換上精緻的綾羅綢緞，清冷的月牙白成了最艷麗的大紅色，面上的冷漠抹上了紅塵的胭脂色，最後與他拜堂，結為連理。

若有人說龔說對花間沒有感情，那定是假的。

花間被龔家收養後，他倆自那時便形影不離。花間一直照顧著他，雖說她對他很嫌棄卻很溫柔，十年間堆疊的回憶、培養起來的感情，讓他深陷其中，不可自拔。彷彿例行公事般，龔說再一次地生起了愧疚。他總是克制不住地內疚，就像他止不住地喜歡花間一樣。

畢竟於花間而言，這……不應當是件值得歡喜的好事。花家當年破敗後，龔家收養花間的真正原因只是與他八字相和，希望可以沖喜驅散病氣。

況且，他體弱多病，是個藥罐子，也不曉得能撐到何時。這下，他可欠了花間一輩子了，她青春大好年華，全耗在了他一個廢人身上……

龔說驟然抬頭，用力的拍擊自己的臉頰，腮頰被打的發熱，充了血，似被婚服給染上了紅。

「不得再想！」

「今日可是大喜之日，別總想些喪氣事！」

思及此，龔說便又想起花間身穿嫁衣的樣子，口裡唸唸有詞，什麼「一定很好看」、「宴席時一定得好生炫耀一番」等諸如此類，自我興致高昂。

可天不由人。
提早在凜冬開的春花，又如何長久綻放？
龔說又病倒了，倒在了前往廳堂的路上。

「陸大夫，阿說如何了？」龔夫人一臉焦急。
「……只是輕染風寒，應是今日的風太過冷冽。」
「但少爺的身體……」陸成仁沒再說下去，在場的眾人都明白，這又是又惡化了。龔夫人將頭埋進龔老爺的懷裡，無聲地浸濕了他的衣衿，龔老爺只是輕拍她的背以示安撫。

這樣的沉默中，花間開了口。

「父親、母親，您老忙了一天，也累了，先行回房休憩吧。」
「少爺就由間兒來照顧。」

雖說龔說病倒了，但婚宴還是得照常進行。只是，是場只有新娘、沒有新郎的婚禮。

日子定是不得更改的，天師說這是對龔說身體最好的日子，不論哪方面都是最佳的，尤其驅病氣。若錯過了今日，下次就是後年了，而他的身子怕也撐不著那個時候。

喜稠下，她獨自三叩九拜，耳邊無絲竹，唯聞心跳與冬風交鳴。每一拜，都是沈悶而孤傲的，而冬日裡的凜梅，從不畏孤寂。

龔說反覆地起高燒，花間照顧了他一整夜，甚至連身上繁縟的大紅嫁衣都沒來得及換下。忙裡忙外，她徹夜未眠，就連婚後新配給的小丫鬟都替花間著急。

「少夫人，您昨日本就忙著婚嫁事，至今個兒都沒歇下，您且去休息吧……這裡有露樺在……。」

「無恙。」

「我來便好，妳再去幫我接一桶涼水來，順路上小灶房煎藥湯。」

「少夫人……」

「還有，再拿兩塊紅糖來。別太大塊了。」

「去吧。」

露樺眼見說不動花間，也不好再說些什麼，只一步三回頭的出了紅樓去偏殿找小灶房了。

露樺回來時，邊上帶了個提水的男人，自身托著盤，小心不讓藥給灑了。露樺面色異樣，看是被那藥腥味給熏到了，趕緊將盤給放在花間旁邊，便跑去外頭大口呼吸新鮮空氣了。

花間沒說什麼，只先把龔說給撐起上半身，輕輕地杓了湯藥給餵了進去。男人皺起眉頭，有些抗拒，大抵是被藥給苦著了。花間便將紅糖給掰的更小塊些，塞進他的嘴裡頭，他嚐了甜頭便又放鬆了下來，花間便再餵他一口湯藥。來來回回，愣是把整碗湯藥給餵完了。而後，花間還細心地給他餵了口白水，漱漱口。

直至黎明，初現曙光，龔說才不再發熱。

花間這才起身離開，褪下繁褥，闔眼片刻。

...

07. 絲綢嫁衣

待那日成婚後，龔說病榻纏綿，他們二人間也不曾提起那日的細節。

龔說總在心底唸叨，又害了花間，連成婚日他都病倒了，太不爭氣。讓她又是嫁給公雞，又是跑前跑後地照顧他一整夜。

只是他也未曾見到花間身穿喜服的樣子，還是有些殘念，偶爾也會厚著臉皮懇求著。

「問兒妳真的不能再穿一次嫁衣嗎？」

每當這時，她都會冷著臉回絕，只覺得太過繁雜，且不便行事。即使她如今已經是龔府少夫人，她仍親力親為，忙碌掌管他的起居等事宜，總是不得清閒。

只是花間不知何時起，他便不曾再提起穿著喜服的請求。即便提起，也只言，想一睹她那日的風采，而不再央求。

今日他難得下了榻，雙腿已然無法發力的他，只能坐著輪椅，讓露樺給自己推到院裡，到處走走。

他身披狐裘，能感受到雪落在他的裘毛領上，冰得他臉頰有些發涼。

「少爺。」花間這才出現，她令露樺退下，她來即可。花間自露樺手裡接過輪椅，帶著龔說前行。這下了雪，花間便將他推上了長廊，帶他去涼亭裡品茶、賞賞梅。

「間兒今日怎麼這麼慢呀？」龔說聲音溫柔，語氣略帶疑問，奇怪以往準時的花間，今日怎麼遲了這麼多。「今日的梳妝，比較複雜，花了點時間。」她從背後替龔說理了理狐裘，拍了拍上面的雪花。

「嗯？間兒，妳今日的衣裳……不似往常啊。」方才花間整理衣領時，她的衣袖輕拂過了他的臉，這才發覺今日她的衣裳特別柔順光滑。似是絲綢製的，且光袖口，就挺多層，怪不得她說今日梳妝複雜。

雖說他送給花間不少上等綢緞或是衣裳，但她總嫌麻煩，只穿那幾套最簡樸的。更甚有幾個丫鬟，穿的都比她還好些。

「……夫人賞的。」

聞言，龔說勾起溫柔的唇角，帶著的笑意藏著些許意外。

「喔？」

「母親不是一向與間兒不好？」

「……沒有的事，我已經嫁給少爺了，進了龔家門也是一個龔家人了。夫人對自家人自然很好。」

「嗯。母親一向溫柔。」

龔說心底明白，母親其實不討厭間兒，甚至暗地裏以他的名義送了不少好東西給她，只是她有些懶，不甚領情，而母親又是高傲之人，怎放得下面子？這回看來，她們是說開了，他也放心以後。

「啊、這是下雨了？」龔說抬頭，接連兩滴的水珠滴在他的臉上，但不似方才的雪花那般冰涼。而後某種輕柔的布料劃過他的臉面，幫他擦去水氣。依花間發懶的個性，這八成是她的絲綢袖襪吧。他想。

「沒下雨。」

「？」

「方才一隻鳥飛過去了。」

龔說生無可戀，花間這意思，莫不是那隻鳥毫無公德心，隨地放矢？間兒也是，哪有人用高級的布料給人擦髒東西的，可得好好教訓才行。

「間兒，妳這樣不行，若是被母親知道妳用上等布料幹了這種事……」龔說說得起勁，花間默不作聲的，並不打算回應他的激情演說，只是抬頭，看著涼亭頂頭的樑柱，推起了他的輪椅，淡淡的打斷他。

「好了少爺，」

「若是說多了你又該咳了。」

「胡說！我可健康……咳咳咳咳。」

「看吧。定是外頭太涼了，還是回屋裡暖暖吧。」花間表情淡漠，便要推起龔說回廂房裡取暖。

「還有間兒，回去以後妳便去換身衣裳吧。沾了髒東西，可別被母親給看見了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

龔說見花間答應，才收起嘮叨的念頭，嘴角上揚，又回到了溫吞儒雅的模樣，十分滿意。只是後頭的花間，一邊推著輪椅，一邊不曉得在思忖著什麼。

……

08. 重病不起

「娘子妳再穿一次嘛，我可一眼都未曾見過……。」那不是他第一次要她再穿一次嫁衣，但那是他第一次喚她娘子。

花間覺得有些奇怪。對於嫁給龔說一事，除了嫁衣有點複雜麻煩外，她未有怨言，如今也已然嫁入龔家。

她一直都曉得的，當年她龔家願意買下她的原因和目的。便是為了給龔說沖喜，所以自那年後，她成了所謂的童養媳。

也曾有過不甘，但常年待在屋簷下，也就這麼習慣了低頭。也這樣過了很多、很多年。

龔說待她很好，似是補償，二人間比起常見的主僕關係，更似最初的那樣，是摯友，是青梅竹馬，是兩小無猜。

新婚那日，她依舊很平淡，對於婚禮的一切都不甚上心。亦包含沒有新郎。那日他病倒了，所以照顧了他一夜。她很清楚，那並不是出於妻子的職責，而是，習慣性的。

直至隔日，龔說燒完全退了之後，她才明白到自己嫁了人。確確實實地代表，當年的花家完全隕落了。就連她這節最後的殘枝，都給人折了去。

花間從不恨龔家。若不是當年龔夫人的收養，她也曾是被滿門抄斬的其中一員，所以她對龔家一直是很感激的。這也是為何即使龔說再如何的麻煩，她也從不推卻的原因。

那日她的恩人、她的朋友，那個麻煩精少爺，喚得這一聲娘子，才讓她真切地有所認知，他成了她的夫君。

說來可笑，時隔二月，她才有所知覺，作為妻子，無疑是失職的。

可更令人惋惜的，她的夫君再也看不見她身穿喜服的模樣了。她看著身下剛換上的素白衣裳，不由發愣。

手中的污濁藥湯傳來刺鼻氣味，而窗簾外映出廂中人兒不停咳喘的倒影。她似有所感，不禁心生疑問，這樣的日子，又還能維持多久？

「少爺，我進來了。」

果不其然，廂房裡頭不再傳出咳聲；相反，他的聲音還很歡快清亮，沙啞的極不明顯。「辛苦妳了，間兒！」他又在逞能了。

花間走近，龔說面帶笑容，而那雙眼眸似是靈動地閃爍著，誰看著都會認為他一定很健康罷。花間將藥端給了他，轉身說是要拿蜜餞，實則是裝作不知他強撐著顫抖的樣子。

她曉得他死要面子。

而這樣的狼狽定是不願讓她看見的。

「唔，藥似乎又苦了些？」

「嗯。最近咳疾可嚴重了許多，去火氣的藥材，開得特別地多。」

龔說一臉原來如此，本笑著要繼續說些什麼，卻止不住地開始咳嗽。聽著的躁動。待他咳得差不多了，她才離開廂房，說要去小灶房熬碗薑黃水再回來。她離去後，龔說快速地拿出條紅白相間的帕子，擦掉手中的血漬。再拿出瓶小罐子，對著帕子一頓噴灑後，藏了起來，深怕被人發現。

他嘆了口氣，心想得找個時間將床底頭的帕子全給丟了，也不能找人來，就怕會被她發現。只盼病情好轉，尋個機會將這些染紅的帕子，一並焚盡。

只可惜，龔說沒等來丟帕子的時機。他的咳症，一點都沒有好轉的跡象。甚至肉眼可見的惡化了，咳出的血也因看不見，手忙腳亂地抹得到處都是。未曾瞞得過誰。

龔說的病症愈發嚴重，身子也愈發消瘦，裡頭早已虧空。他日日臥病在榻，每日能說的話也日漸減少，多數的時候也表現得昏沈。就連大夫都隱密地透露過大限將至。

龔夫人每日泣不成聲，一次，誤以為龔說尚在沈睡。不小心說漏了嘴，「明明都娶了那丫頭了，阿說你怎麼沒有好轉啊！那丫頭怎麼還好好的……我們阿說怎麼就受了這苦啊……。」

「因為……，」龔說虛弱出聲，引起了龔夫人的注意，連忙呼道怎麼了。「咳，因為……成親前夜，咳，我把那木人咳咳，給燒了咳咳……。」

龔夫人有些不可置信，她不曉得龔說是怎麼知道的，只是慌亂地道，「可是那日廳堂上擺著的啊、擺著那對小人的呀。」

龔說微微搖頭後，又咳了幾聲道，「裡頭只有間兒八字……的木人，咳……，另一個是我給間兒刻的……木人咳咳。」

龔夫人不能理解，她的孩子怎麼就不懂她的苦心。龔說又繼續道，「咳……我怎麼捨得……咳，竊取她的陽壽咳……來逆天改命呢？」

「像您想守護我一般……我也想守護她呀母親。」

「木偶刻八字，陰陽鎖魂；陽人配陰符，陰人戴陽符，陰陽對調。陰人，借命延壽；陽人，油盡燈枯……」書裡寫道。如是傻子，也能明白其中的深意。

龔夫人無言以對，而她也不曉得，龔說想起了當年龔尚書給花家送的禮，裡頭也有類似的陰陽魚設計。他清楚明白，龔家，應該說龔說，能活到現在，全是偷的花家的氣運與功德。他甚至懷疑當年花家滿門之禍，全是父親一手所為。

龔夫人跌跌撞撞地離開了，後來的每日，她每次的前來都只是不停地落淚，

卻一句未言。

就這麼反反覆覆的過了七、八天，龔說某日開始突然地異常清醒，所有人還以為是病情有所好轉了，只有他自己曉得，他尚有話還未言盡。

清醒的兩日，龔說拒絕了繼續服用藥湯，轉為喝上了花間最拿手的煲梨茶。這樣的情形，也是陸大夫所同意的，眾人便也未表達異議。

龔說還是會咳嗽，咳得依然撕心裂肺。但好像相比過往一個月，又沒有那樣的嚴重。

09. 無聲

晚間，花間扶好龔說躺下後，要吹滅燭火就寢時，卻被龔說給叫住了。龔說能聽見花間回首時，玉簪碰撞所發出的聲響，他讓她來到他的榻邊。

明明看不見，他卻能精準地牽起她的手。

龔說斜臥在床上，此起彼落的咳聲，一震一震的。那痛楚像是隨著手間的接觸傳遞給了花間，她的心裡也一抽一抽的。

花間其實不解。不解他為何不喝藥了，不解他為何牽著她的手，不解她為何覺得心裡有些異樣。

自幼，她便對心不解——不解旁人，更不解自己。花家人對她的冀望，花家殞落時族人被斬首的瘋樣，還有現在她心裡頭的酸楚與心慌。

看著這個面色蒼白的男人，卻笑得溫柔的男人，她似乎有一絲的心疼。

「間兒。」

「嗯。」

龔說一手牽著她，一手朝花間尋了過去，先是摸到了鼻子，又摸著了眼，她放任他的大掌肆意地探索她的臉龐。一摸一撫，她不躲，只在心中想著，他的手可比她的還細膩了。

他們似乎都意外地，輕易地，簡單地，就接受了他某天突然失明了。誰也沒有抱怨，誰也沒有為此痛徹心扉。平靜到不能再平靜地就接受了。

「間兒的間，是見多識廣的間。」
「而龔說的說，是喜悅的悅，也是心悅妳的悅，是心悅花間的悅。」

龔說平淡地笑著說道，他們一家都是卑劣之人，直至死亡，他才敢開口將這心意說出。偷了她那麼多的美好，還要在最後抹下一抹濃烈卻刺痛的疤，果真是惡劣。他想。

「望來生……咳，是以更好的方式遇見妳。」他仍揣著那抹淡笑，唇角微勾，一如既往的溫潤如玉。可花間卻無端覺得這笑容有些脆弱。由似晨間的霜露——一觸即碎。

同這告白，花間覺得一切都變得太過奇怪。她甚至想抽身離去，去找陸大夫來看看，是不是病症又加重了？思及此，她便如此行動，「我去請陸大夫，龔說你先等著。」

也許她已經發現了什麼，否則她怎麼會亂了分寸，連他的名字都喊了出來？就連平日講究的尊卑，都給忽略了。

龔說沒有阻攔，甚至感到有些高興，很久沒有聽見她直呼自己名諱了，有

些感動。看著她慌忙離去的背影，他嘴裡含糊得道了聲什麼，只是無聲無息。

這幾日，陸大夫都宿在龔府，趕來時卻粗喘著氣。就連花間的面色都有些紅潤，想來是跑來的。

陸成仁一進房中，便察覺到了龔說的不對勁，眉頭不由得皺了起來。他提起龔說還溫熱的手，在他的腕間尋著什麼，又伸手碰向了他的頸脖。

來回再三確認後，他才鄭重地搖了頭。

他未抬頭看過一眼花間。只因他曾見識過龔說二人間的情誼，所以實在不忍。

卻不料花間反應平平，反而是花間身邊的露樺一臉震驚，臉上都蓄滿了淚。花間所做的，只是讓露樺帶著陸大夫去找龔尚書和龔夫人。

她看向他最後的那副模樣，還望著門口，對她微笑。即使只是她的背影，即使他的眼前可能只是一片漆黑嗎？

花間失語。

|

「龔少爺的喪禮，是由花姑娘所一手操辦的。」

「選的棺木呀，是少爺生前最喜的金絲楠。」

「陪葬的，是少爺最珍愛的鳥型木偶，與姑娘自春梅折下的花枝，和特別鮮綠飽滿的葉片。」

說書的如此說道，聲音飽滿渾厚，每個字裡都含了情緒，把字句說的錯落有致，跌宕起伏。

聽書的人潮裡，有人說花間無情，通篇故事愣是一滴淚沒留；也有人說，哪有人陪葬品埋的樹葉；還有人問，那個被調走的婢女還有大丫鬟椿葉最後如何了？又有人議論，不曉得花間最後去了哪裡，到底有沒有報復龔家所做的骯髒事？

可最後都只得來了說書人一臉笑意地說了句：

「詳情——」

「還容我下回分解。」